

猫的国度

朱川湊人

那只巨大的白猫绝非寻常猫类，眉间三叉戟般的纹路正是它的标志。

在它所统治的国度里，任何可悲、可怕、可泣、可怖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果露怡 译

『スメラギの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猫的国度

[日]朱川湊人 著

果露怡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的国度 / (日) 朱川湊人著; 果露怡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6

ISBN 978-7-5502-3117-7

I. ①猫… II. ①朱… ②果…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785号

SUMERAGI NO KUNI by SHUKAWA Minato

Copyright © 2008 by SHUKAWA Mina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HUKAWA Minat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Cov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Tatsuro Kiuchi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2559

猫的国度

作者: [日]朱川湊人

译者: 果露怡

责任编辑: 王巍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 王予润 朱双南

封面设计: 陈昭

版式设计: 吴星火

责任校对: 张新元 曹振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68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16印张

ISBN 978-7-5502-3117-7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 邮寄到府)

序

凛冽的寒风吹乱漫天枯叶，翻转的枯黄叶片碰撞出哗哗的声响，相伴着攀上长长的坡道。日暮时分早已过去，现下唯有西天的角落还残留着点点紫色。漫天繁星已然高挂，伴着如同轻柔呼吸的旋律，闪闪烁烁。

坡道两侧整齐排列着温馨的民居，其中几户的前庭还装饰着圣诞彩灯。然而，在寒风的包围之中，明灭的光线却透出阵阵寒意。

就在这段坡道中间，一位少女孑然而立。

少女身着粉色风衣，戴着一双红手套。她在一小块范围内徘徊着，仿佛迷了路。她时而蹲下身子凝视，时而踮起脚尖远眺，一刻也闲不下来。少女全然不去在意被风刮乱的发丝，只是用润湿的眼眸四处搜寻着。

“姐姐！”

从紧挨她的一栋白色民居里，蹿出一名八岁左右的男孩。

“你这样会感冒，妈妈让你快回屋去。”

少女一言不发。

男孩有些小心翼翼地询问道：“怎么样？找到路易了？”

“要是找到了，我至于站在这儿吹冷风吗？”

——都怪妈妈对路易太冷淡了！

皱眉回答的少女暗暗抱怨着。她还记得，一个月前把小猫捡回家时，妈妈就没给好脸色。

那天，冰冷的雨从清晨就下个不停。去朋友家玩耍的少女踏上归途时，天已转暗。途中，在一片不见人影的空地附近，她见到了那只奄奄一息的小猫。

那小猫长着近似草色的灰毛，其间散布着黑色纹路。也不知它是从哪儿走到这里的，最后筋疲力尽地倒在靠近空地的道路尽头，如同被丢弃的破烂布偶。它不断叫唤着，发出听似微弱电铃般的悲鸣，似乎只有这样一刻不停地嗷嗷呼喊，才能保住自己最后的体温。少女将它捧到掌心，才发现小猫全身都已湿透，正不停地打着寒战。

“这东西活不了……”将小猫抱回家后，妈妈只瞟上一眼，就冷冷地将它判了死刑。

“等它恢复精神了，我就把它送回空地去。”

少女将小猫带进自己的房间。她没料到母亲竟如此无情。之后，少女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这只捡来的小东西。

她用吹风机将小猫的身子吹干，又把它仔细地裹在毛巾里抱到胸前，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它的身躯。接着，她又找来吸管，把温度略高于人体的牛奶送进小猫嘴里，看着它一点儿一点儿地喝下去。

第二天是休息日，但她取消了全部活动，继续足不出户地照顾小猫。少女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小小的生命奇迹般活了下来。

少女给小猫取名“路易”，这是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里看到的

名字。一开始，路易只能靠吸管喝些牛奶，最近逐渐能吃猫粮了。它现在能走能跳，想必再过不久就会完全康复。

然而，她的路易不见了。

少女知道妈妈很不待见路易，就一直把它养在自己的房间里。虽说房门并没有上锁，但她料想这小猫也不可能自己开门跑掉。然而，当她和朋友们溜冰归来，却再也找不到路易的身影。

之后，少女就一直在家附近一遍遍寻找。妈妈忙着张罗圣诞节前的跳蚤市场，没完没了地打着电话；弟弟对着电视游戏激战正酣；爸爸还得过些时候才会回家。没人能帮她。

“跟妈妈说，再过一会儿我就回家。”

弟弟点点头，一溜烟儿跑回家去，脸上带着“我就知道她会这么说”的表情。

“小路易，到底去哪儿了啊……”

刺骨的狂风中，少女继续寻觅。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依旧遍寻不见小猫的踪影。寒冷和悲伤交织在一起，少女簌簌地落下泪来。想必路易也正在某处忍受着寒风折磨吧，思及至此，满满的苦涩涌上少女心头。

猛然，一个可怕的想法掠过少女脑海。

难不成，是妈妈……

不，这不可能，就算再怎么讨厌，也不至于做到这一步。可是……

直到现在，妈妈仍反对在家里养猫。说什么你有支气管病不能养猫，猫毛对身体不好，猫长大之后麻烦更多之类，各种理由层出不穷。少女知道，这全都是母亲的借口，其实妈妈是不乐意家里的柱子、地板被猫抓坏，再说，自己的支气管病早就治好了。

不会吧……可是，万一真是妈妈……

这念头只要出现一次，就在心里扎了根，再也无法驱除。虽然理智否定了假设，但在她内心的某个角落，却无法抑制地认定这才是真相。

那么，如果，虽然不愿这么想，但如果真是妈妈把路易扔掉了，她该怎么办？

路易是被妈妈直接从窗户扔出去了吗？不太可能……但想来妈妈更不会专程把它送到车来人往的繁华街区扔掉。

肯定是那儿！

少女想到了当初捡到路易的场所。

顺着这条坡道而上，有一座小小的儿童公园，再往前走不多远，就能看到一片空地。空地有相当的面积，甚至比少女就读的小学还要大上几分，茫茫野草覆满整个区域，就仿佛一片茂密的草原。失踪的路易多半跑回那里去了——不，不是“跑回”，而是被“赶回”吧。

少女很是迷茫。空地离家绝不算远，步行不用十分钟就能抵达，但这时天色已晚，难道她要独自一人摸黑去那片空地？

光是这样想想，少女就脊背发寒。

附近的孩子很喜欢去公园玩耍，甚至会跑得更远，但谁也不会靠近那片空地。因为传说在很久以前，曾有人在那地方上吊自杀，而且直到现在还有鬼魂出没，据说有人甚至亲眼看到青白色的光团在地面游荡。不管怎么想，只身一人夜探空地都绝不是个好点子。

可是……

时间太晚了，路易一定饿得肚子都咕咕叫唤了。或许它正寸步不离地等在那里，坚定不移地等着自己接它回家。

少女想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她回头望了望自家屋内流淌出的温暖光亮，毅然闯入了凛冽的寒风之中。

那片空地就如同在城镇中间乍然裂开的洞穴一般，异常突兀。

附近没有街灯，最近的住家也远在四十米之外，空地对面有一座不知生产什么的小工厂，现在也已熄灯落锁，没有半个人影。

还好附近有一处建筑工地，裸露的灯泡发出苍白的光亮，远远地洒向空地，映出隐约的光影。若是没有这唯一的光源，恐怕任谁也无法通过这片被黑暗包裹的空间。

来到空地跟前的少女焦急不安地四下打量。她在两次深呼吸后终于下定决心，小心翼翼地沿着空地外围向工地方向移去。当初，她正是在那附近捡到了路易。

建筑的骨架暴露在外，裸露的钢筋上覆盖着蓝色的塑料布。当有强风吹起，相互撞击的塑料布就会发出宛如飞鸟振翅的声响。一块写着“紫阳花之家·桥本建筑预留地”字样的铁制告示板立在一旁，薄薄的铁板在狂风撞击中发出刺耳的哗啦声。

这里在建的似乎是一座两层楼高的民居。不过从设有数个入口的布局来看，又或许是栋连排出租公寓。施工现场明明没有任何工人，却一直亮着灯，也不知意义何在。

“路易——”

少女扯开嗓门大喊，努力压过漫天枯叶的沙沙咆哮。

路易是只相当机灵的小猫，如果它在附近，一定会发出叫声以示回应。而且路易带着挂有铃铛的项圈，清脆的铃声也会指示它的所在。

一声又一声，少女不停地呼唤着小猫的名字。她沿着空地外围

慢慢移步，一寸一寸地搜寻着。然而，回应她的只有塑料布的扑腾声，告示板的拍击声，以及乱风划过草地的唰唰声。

难不成，小猫躲进了空地的更深处？少女思索着望向前方无尽蔓延的黑暗，毅然迈步向空地中心靠去。高过膝头的野草恣意生长着，就算把这里看作连绵的原野也毫不为过。野草遮掩了少女的视线，她在草丛中茫然无助地摸索，终于在某一处停住脚步。

在广阔草丛的正中央，有一片汽车大小的草丛生长得格外茂盛，远远望去就似一座隆起的小岛，那轮廓又和课本中提到的古坟十分相似。数棵大树围绕在“小岛”四周，仿佛正把那方天地环抱其中。少女的视线被牢牢钉住了，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牵引着她。

传说中自缢于此之人，或许就吊死在眼前的某棵大树上吧。很久很久以前，那具尸体就悬挂在粗壮的枝丫下，像巨大的风铃一般随风摇摆。

“路易——”

少女反复高喊小猫的名字，借此挣脱席卷而来的恐惧。终于，她长久的呼唤得到了回应，有什么东西在她身后的稍远处悄悄移动起来。

少女紧张地咽了口唾液，慢慢转过身来——

从紧挨工地的黑暗中，悄无声息地现出一个轮廓。那轮廓就似无数的黑暗纠缠在一起，被赋予了生命。

是……狗？

那是一头黑犬。在工地灯光的折射下，它宛如玻璃的双眼正闪闪发亮。

少女几乎忍不住发出悲鸣，但她随后发现那只黑犬戴着褐色的项圈，这才抚着胸口放下心来。

“应该没什么危险……”

多半是附近人家饲养的宠物，现在还是找到路易要紧，这只狗就随它去吧。少女不再注意黑犬，但当她迈步走开时，黑犬也在她身后一步一步地跟着。

少女觉察到异样，奇怪地转过身来，没料那黑犬冷不丁地压低身子，露出獠牙发出威胁的低吼。

“这只狗怎么了？”

少女和黑犬并无过节，但它却对少女抱着显而易见的敌意。

少女小心翼翼地后退，尽量不去刺激对方。她记得读幼儿园时老师曾经教过，遇到怒犬时不能直视它的眼睛。

黑犬紧盯着寸步后退的少女，似乎正在等待决定性的瞬间。

少女在恐惧的包围下慌忙寻找救援，但四周没有人影，更别提黑犬的主人，没有任何人能向她伸出援手。

“谁来帮帮我……”

在少女喃喃低语的同时，黑犬就像解除封印般狂吠起来。狰狞凶猛的吼叫迎面扑来，吓得少女无法动弹。

谁来救救我！

如同机械般剧烈开合的嘴中，獠牙的白光忽闪忽明。急速靠近的咆哮声让少女猛然惊醒，她拔腿就往草丛深处跑去。

按理说，这种时候应该尽量往居民区移动，少女再清楚不过，但紧逼的追捕者并没有留给她选择的余地。

突然，犬吠声戛然而止。

原来这黑犬已经发动进攻，它猛一纵身，朝着少女直扑而来。少女立刻就地一滚，险险躲过袭面而来的攻击，黑犬锋利的牙齿顺势扎进了她的风衣。

少女发不出任何呼喊，甚至连呼吸都快停滞了。她眼见着黑犬撕裂衣料，拔出獠牙，耳边骤然响起狗上下颚用力闭合时牙齿的碰撞声。

妈妈！

黑犬再次飞身向她扑来，宛如马达的咆哮在耳边轰鸣，少女脑中已是一片空白。

千钧一发之际，黑犬的腹部似乎被谁狠踢了一脚，身子横飞而去。它摔在草地上，翻滚两圈，划出一个小小的弧度后，立刻站起身来。

少女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难道自己胡乱挥舞的手臂无意间打中了黑犬？

事实并非如此。黑犬锁定了新的目标，不再理会近在咫尺的少女，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移去。它瞪着在风中起舞的某处草丛，发出阵阵低吠。

少女定睛一看，起伏的野草间似乎站着一个小小的白影。

“难道是……”

少女意识到某种可能，禁不住一声惊呼。从草丛中渐渐现出的身影，竟是一只白猫。

“小路易？”

不，它并非路易。出现在少女眼前的，是一只通体雪白的成年猫，体型也比路易大上很多。

这是一只异常美丽的白猫。它的头型偏小，四肢修长，优美的身躯远非附近常见的杂种猫能够比拟。

“不可以，别过来！”

少女一时间忘记了被獠牙袭击的恐惧，忙不迭地阻止白猫涉

险。但那白猫并未露出丝毫怯意，反而闲庭信步般迈着脚步，从草丛深处优雅地向少女和黑犬走来。

少女脑中一片混乱，她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何会有猫咪能够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一头狂吠的疯狗面前。

白猫和黑犬对峙着，两者之间隔着四米左右距离。

稍一比较，两只动物体格的差距让少女深感绝望。就算白猫远比路易强健，却也和黑犬完全不在一个等级，它最多只有对方一半大小。不管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它们动真格地打起架来，应该轻易就能分出胜负。

黑犬似乎也自认胜券在握，它围着白猫左右踱步，发出比先前更加凶狠的低吠威慑对方。

少女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捂紧嘴巴，她想放声尖叫，但喉头似乎又堵着什么东西，发不出任何声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各种猜测在她脑海中交替出现。

不能逃，少女告诉自己，事到如今，胡思乱想并不能改变白猫的命运，她必须做点什么。少女看向四周，拼命寻找石头棍棒之类的武器。

白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有头部随着黑犬的移动左右转动。这时，少女终于找到一根半埋进土里的铁管，急忙将它挖出，这是一根建筑工地用作脚手架的坚实铁管，握在手里分量十足。

不是吧……怎么可能……

当少女终于把沉重的铁管高高举起时，眼前却出现了叫她难以置信的一幕。

面朝黑犬的白猫稍稍压低身子，从喉咙深处发出威吓的低吟。与此同时，它的身体渐渐泛出微弱的光亮。

起初，那只是若有若无的微光，但随着它的吟唱逐渐拔高，身体发出的光线也越发强烈。

毫无疑问，这绝非来自工地的灯光，而是白猫自身发出的光亮。它全身的毛发似乎正燃烧着没有温度的火焰，优美纤细的身子在暗夜中绽放出夺目的光亮。

黑犬似乎本能地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绝非寻常，它露着獠牙低吠着，慢慢向后退去。

下一个瞬间，白猫似乎咧嘴而笑。

与此同时，黑犬庞大的身躯向半空中弹去，就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狠狠踹飞。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少女完全不知道，那一瞬间在黑犬身上发生了什么。

黑犬摔了个四脚朝天，狼狈地倒在草丛里。虽然它很快就支起身子，但四肢似已不听使唤，好几次跪着翻倒在地。总算能站稳当后，它发出哭泣般的呜咽，踉踉跄跄地逃进黑暗之中。

少女就仿佛一尊冰冻的雕塑，一动不动地呆站在那里。

小小的猫咪竟然击退了狰狞的猛犬，而且它的身子还能发光发亮！再怎么说，这也太过匪夷所思。

目送黑犬灰溜溜地逃走后，白猫瞟了瞟愣在一旁的少女，它身体的光芒渐渐褪去，最终恢复到普通模样。它的毛皮健康而有光泽，通体雪白，但在额头正中有一块树枝形状的灰色斑纹。

最后，它轻盈地掉转身子，跳入草丛里消失无踪。少女继续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白猫离去的方向。

“小枝子——小枝子——”

声声呼喊从远处乘风而来，不停唤着她的名字。

少女回过神来转头张望，发现通向工地的小路附近出现了人影，是穿着厚风衣的母亲。少女急忙挥起小手，大步向母亲奔去。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来这种地方？”

“因为路易它……”

“路易已经回家了！也不知它跑哪儿疯去了，弄得一身黑。”

“真的？真的回家了？”

少女的脸蛋顿时绽放出光彩。

“干吗骗你，回去之后记得给它洗个澡。”

母亲把女儿严严实实地裹进自己的风衣里，少女立刻感受到置身家中般的温暖。

“妈妈怎么知道我来这儿了？”

“因为我是小枝子的妈妈啊。小枝子的小脑袋在想什么，妈妈大致都知道。”

这话让少女心头一颤，她有些胆怯地抬起头，却见母亲正一脸微笑地看着自己。

“妈妈，其实刚才……”少女头脑一热，就想把方才那些不可思议的遭遇全数告诉母亲。

可是，如此离奇的经历会有人相信吗？别说母亲，就连亲眼目睹的自己也如临梦境。

“刚才怎么了？”

“不，没什么。”

少女不再多说，只是回望一眼碧波起伏的草原。

在远远的另一头，从那片形似古坟的茂密草丛中忽然亮起一团小小的光点。下一个瞬间，一切重又沉入黑暗。

“这家伙也太惨了，怕是遇着变态了。”

天亮之后，陆续来到建筑工地的工人们皱着眉头议论纷纷。

“怎么能弄成这副德行？你看这半边脸全都给割没了。”

招来众人围观的，是一只黑犬的尸体。尸体倒在塑料苫布的阴影里，一早就被发现了。

这具尸骸样貌之凄惨，胆子小的根本不敢直视，尸头左侧从上颚到耳根的部分全都没了。

尸体缺少的部分似乎被人用利刃割去了，但参差不齐的断口又不像刀具所为；尸体的皮毛成团地粘在一起，宛若怒放的蔷薇；头盖骨上还有一个被打穿的圆窟窿，能看到脑袋里头褐色的组织。

“谁说是割的，我看倒像是从内里给炸飞了。”

“难不成这倒霉蛋吞了炸弹？”

工人们面面相觑，说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大清早的宝贵时间就这么荒废下去。

“我看还是给警察去个电话比较好，总不能把这东西一直搁这儿。”

最后，现场负责人面带不快地掏出手机。

绵长而平缓的坡道在眼前慢慢延续，坡道两旁是并排的民居，宽阔的庭院里树木枝繁叶茂，金灿灿的阳光打在绿叶上，折射出闪耀的光点。

香坂志郎开着轻型货车攀上坡道，他的心头正如这片春季的晴空般爽朗舒畅，轻快得让他忍不住想吹上一段口哨。清风从敞开的车窗飘入，随之而来的青草芬芳更让他神清气爽。

他有些飘飘然地拧开车载广播，甲壳虫乐队的《Ob-La-Di, Ob-La-Da》飘扬而出。虽不知是什么节目，不过这首活力十足的曲子就似特意为他而播，完全契合了志郎当下的快活心情。他不由自主地踏着节拍，和着歌声哼唱起来。

“心情不错嘛，小志。”

坐在副驾驶席的丽子也是一脸愉悦。二十五岁的丽子今天特意扎了马尾，显得十分孩子气。她穿着印有向日葵图案的天蓝色T恤，花朵被丰满的胸部撑得有些变形。

“那是当然！”

志郎意识到自己乐得像个傻瓜，只好咧出更加夸张的笑容掩饰心中害臊。

“说真的，终于能从巴掌大的房间搬出来了，的确该来一曲庆祝庆祝。”

志郎今年二十六岁，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办公用品制造公司任营业员。为公司卖命的四年间，他一直住在狭窄的职工宿舍，直到昨天才终于搬了出来。

“那地方没法再糟了，光想想都郁闷。房间小不说，周围又全是公司里的老面孔……我算是受够了！”

带职工宿舍的公司现在已不多见，志郎本来觉得职工宿舍租金便宜，伙食也很方便，暗自高兴了好久，可惜才半年就彻底幻灭了。说到底，除了租金和伙食够便宜，职工宿舍简直一无是处。志郎一住四年，被折磨得身心俱疲。

谢天谢地，这种穷酸又憋屈的日子总算到了头。志郎看上了这座镇子里一栋新建成的公寓，今天就是愉快的乔迁之日。再过一小会儿，他就能得到向往已久的自由天地。

“这里绿化真不错，周围又安静，我也能快些搬过来就好了。”

丽子感叹地眺望着小货车途经的怡人风景。

放心，不会让你等太久。——志郎本想这么回答丽子，可惜羞得没敢说出口。

今天搬来的只有志郎，新居暂时由他独享，不过考虑到丽子不久后也会同他住在一起，实际上公寓是由两人共同物色的。

“先前来看房那会儿我就在想，这一带稍微有些奇怪呢。”

舒适的民居在坡道两旁依次排开，偶尔会出现竖着不动产公司